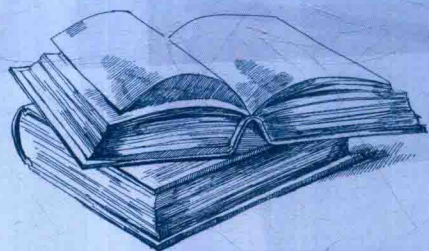


鲁迅

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

1925—1936

张泽贤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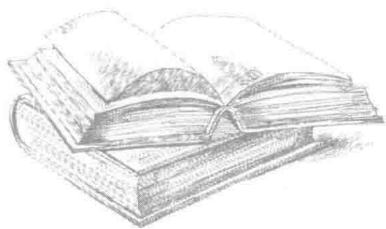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

1925—1936

张泽贤 著



 上海遠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 1925—1936/张泽贤著. —上海: 上海远东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476-1172-2

I. ①鲁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鲁迅(1881—1936)—人物评论②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文学研究—1925—1936 IV. ①K825.6②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02864 号

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 1925—1936

张泽贤 著

策 划/黄政一

责任编辑/徐婧华 封面设计/李 廉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

邮编: 200235

网址: www.ydbook.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 上海远东出版社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装订: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×1000 1/16 印张: 33 插页: 3 字数: 538 千字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00 册

ISBN 978-7-5476-1172-2/G·758

定价: 9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347733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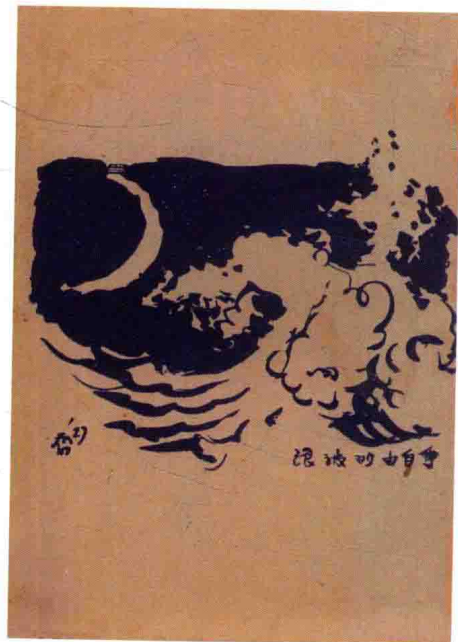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-62347733-8538



◎ 《第四十一》(曹靖华译)



◎ 《一个青年的梦》(鲁迅译)



◎ 《争自由的波浪》(董秋芳译)



◎ 《烟袋》(曹靖华译)



◎ 《故乡》(许钦文著)



◎ 《心的探险》(长虹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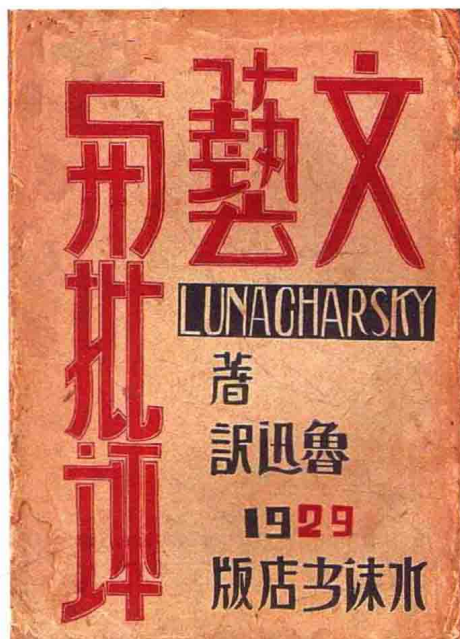
◎ 《君山》(韦丛芜著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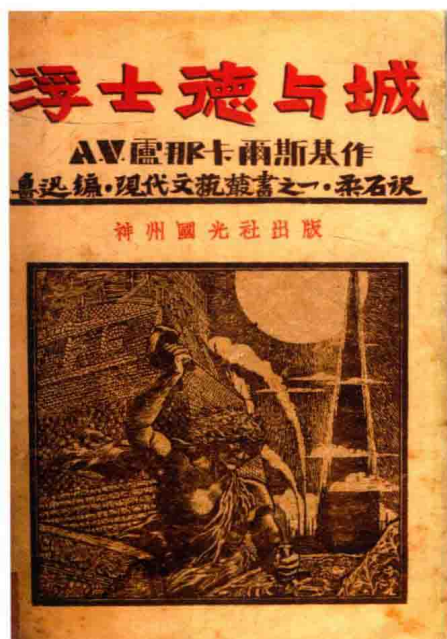
◎ 《建塔者及其它》(台静农著)



◎ 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(雪峰译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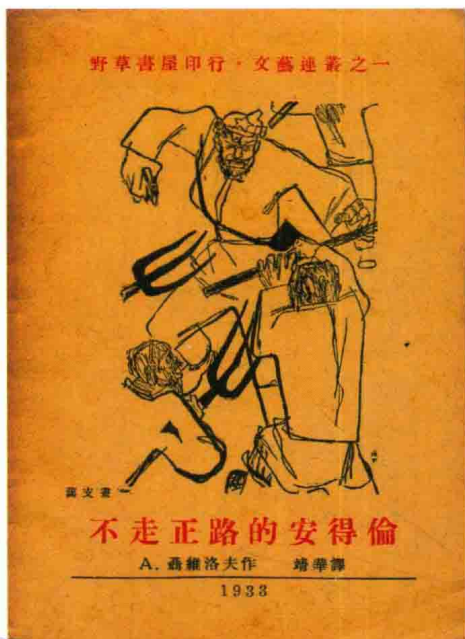
◎ 《文艺与批评》(鲁迅译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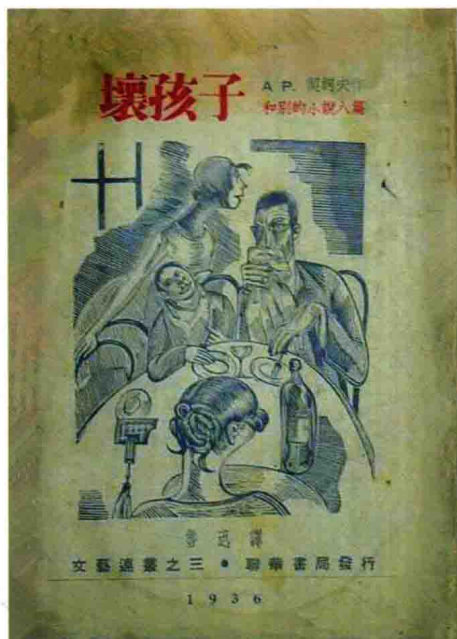
◎ 《浮士德与城》(柔石译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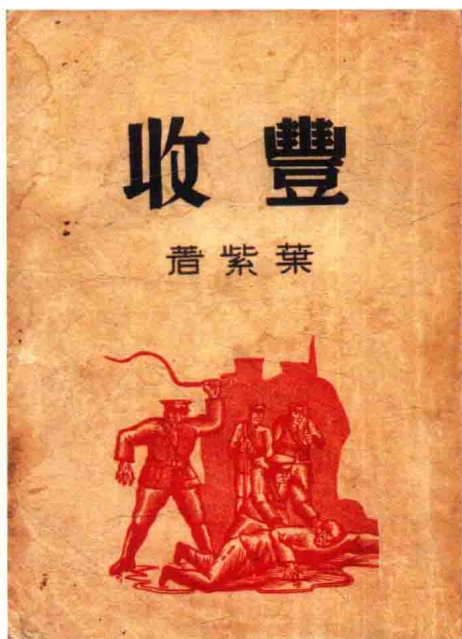
◎ 《静静的顿河》(贺非译)



◎ 《不走正路的安得伦》(曹靖华译)



◎ 《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》(鲁迅译)



◎ 《丰收》(叶紫著)



◎ 《八月的乡村》(田军著)

自序

每当鲁迅逝世纪念日来临之际，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曾在《中流》杂志第二期发表的《死》中提及的七条遗嘱。当年读过刊登此文的《夜记》（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4月初版）后，甚至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来。可是时过境迁，如今大多已经遗忘，只对其中的二、三、四条稍有印象：“赶快收殓，埋掉，拉倒”，“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”，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”。

看来，鲁迅先生留给后人的遗嘱并没有百分之百地“兑现”：第二条的“收殓，埋掉”是做到了，而且轰轰烈烈，如今还能看到不少留存这段历史的书籍，比如吴中杰的《鲁迅的抬棺人》等；至于“拉倒”，那是为了加强前两者“撒手和终止”的语气，也可看作是鲁迅的一种习惯口语，他曾在《华盖集续编·马上支日记》中说道：“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，只好拉倒了。”便是如此。第三条“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”，那就不是鲁迅先生能说了算的，因为他毕竟是个“巨人”，对他的评价很直接：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，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，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”因此，“关于纪念的事情”在鲁迅逝世后哪怕不时地有人跳出来反对和诋毁，也从未停止过。因为世上有不少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哪怕没有什么纪念程序和形式，在人心的某一个角落也还会竖起庄严的纪念祭幡，并会永远飘荡在心灵的涟漪之上……至于第四条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”，那往往越是叫后人“忘记我”，却越会让后人永远记住，这也是不以鲁迅意志为转移的。至于“管自己生活”，那肯定是“真理”，你不想“管”也得“管”，而且一直“管”到改革开放，“管”到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人都过上小康生活。然而，鲁迅仍然是鲁迅，还是一个值得后人敬仰和纪念的巨人！

如今，我还会来到上海虹口公园去和这位巨人“低喁”，去瞻仰已经“收殓，埋

掉”许久的鲁迅的墓和纪念鲁迅的纪念馆，虽然我在不断地“管”自己生活，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——这便是曾经记下的鲁迅先生的七条遗嘱的“时间效应”。

今年，是鲁迅逝世八十周年的纪念日，这个“时间效应”在我身上的反应，便是这本酝酿已久的《鲁迅与现代文学丛书 1925—1936》。

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作家，最受青睐的无疑是鲁迅，原因很简单：伟大。他在生前出版的著作版本，无论是单行本还是选集、全集，数量庞大，在身后五十年的版权期限内仍大量重版重印，至今还在不断印刷发行。这种情形在现代文学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！然而，却很少有人系统地去梳理、研究和介绍他所主编、编辑或参与出版的现代文学丛书，其实这也是鲁迅研究（从文学丛书的角度）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。我曾在拙著《巴金与现代文学丛书 1935—1949》的《自序》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这可以说是对一个既有丰厚著作版本铺垫，又有广阔丛书扩展的作家的一次全面认识。”此话是对巴金说的，对鲁迅而言，著作版本的丰厚是不容争辩的事实，而且是“铺天盖地”，然而他所编辑的现代文学丛书的数量却相当少，我在这本书中主要介绍七种：“未名丛刊”“乌合丛书”“未名新集”“科学的艺术论丛书”“现代文艺丛书”“文艺连丛”和“奴隶丛书”。数量虽少，但分量厚重。他的几部震撼文坛的创作和翻译的名著几乎都囊括其中，如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野草》和《朝花夕拾》，又如《苦闷的象征》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和《工人绥惠略夫》。而在这些文学丛书中，尤以“科学的艺术论丛书”为罕见，甚至有不少初涉中国现代文学丛书者还不知这是鲁迅参与编辑的。想当年，我在上海文庙旧书市场中寻觅民国时期出版的现代文学版本时，这套丛书的单行本经常可见，然而固有的思维定势——搜寻鲁迅的文学名著，使我与这套丛书失之交臂。二十年之后，当自己的脚一步跨进“中国现代文学丛书”的大门时，已经很难再见到这些版本实物了。谈及此事，无非想说明，初涉足者对现代文学丛书以及其中的单行本，大多持“漠不关心”的心态。收藏者不关心，势必研究者也就寥若晨星。如今很少有人涉足中国现代文学丛书，这大概也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
本书介绍的鲁迅主编、编辑或参与出版的现代文学丛书共七种，这七种丛书所包含的版本数量也不多，不超过六十种。在这近六十种中，除鲁迅本人的著译外，还涉及现代作家二十三人。浸润其间久了，也便使我感受到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“人物场”。所谓“人物场”，说通俗些就是“朋友圈”，即在某一时段或时期，某些人在某种理念支配下聚在一起。对文人而言，他们的活动就是办

社出刊,成果就是刊物和书籍。但“人物场”的结局,最终往往是四分五裂、各奔东西……就连鲁迅先生自己也未跳出这个“规律”。1924年10月间,由于《晨报》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擅自抽去鲁迅的《我的失恋》一诗,《晨报副刊》编辑孙伏园愤而辞职,之后也便有了《语丝》周刊。周刊名称是由几人任意取一书,任意翻页用手指点,点到的字便是名称而来的。于是进入“语丝时期”,在其周围聚集的有鲁迅、钱玄同、江绍原、王品青、章衣萍、孙伏园、李小峰、顾颉刚、林语堂、周作人等十六人。由于政治态度和观点各异,到后来“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,但当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,是:任意而谈,无所顾忌,要催促新的产生,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,则竭力加以排出”(《三闲集·我和〈语丝〉的始终》)。可以说,这是鲁迅先生“人物场”的初萌,也是鲁迅编辑现代文学丛书的酝酿阶段。进而是“莽原时期”,主要撰稿者由两部分文学青年组成:一部分是以后组成“未名社”的韦素园、曹靖华、李霁野、台静农等;另一部分是“狂飙社”的成员高长虹、向培良、尚钺等。此“莽原社”,在当时未有正式立社的形式。鲁迅说过:“那‘莽原’二字,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,名目也并无意义,与《语丝》相同,可是又仿佛近于‘旷野’。”(《两地书》(一五))可以说,“莽原时期”是现代文学丛书作者的“储备期”,之后的未名社以及“未名丛刊”“未名新集”和“乌合丛书”,便是“莽原”的派生。但最后两股人马“不欢而散”的结果大体相同,“催化剂”无非是财务亏空和观点相左造成的,但散的方式不同,有“心平气和”的,也有“剑拔弩张”的,无论哪种方式,都给现代文学史留下了“地动山摇”的震撼。“朝花社”,则存乎于鲁迅与柔石等编辑出版介绍西洋版画和黑白画“艺苑朝华”时期。之后神州国光社出版的“现代文艺丛书”中有柔石译的《浮士德与城》等,其出典就在于此。“奴隶社”成立,也便有了叶紫、萧军和萧红的“奴隶丛书”;至于松江戴望舒、杜衡和冯雪峰等的“文学工场”,因与鲁迅联手,也便有了“科学的艺术论丛书”……凡此种种,都证明了“人物场”是凝聚各种人物“力”的场所。当“力”发出正能量时,则蒸蒸日上;当“力”出现负能量时,则分崩离析。这无疑成了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这种规律,也便构成了鲁迅所主编、编辑或参与出版的现代文学丛书的“色彩”。一套丛书往往与先前谋划的书目不同,“人物场”的作用当然是其中之一因素,而“人物场”所受的“文网”大环境的制约,则是左右现代文学丛书存亡的关键。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“现代文艺丛书”,一家以出版碑帖字

画为主业的机构,居然也“凑热闹”出版现代文学丛书,而且还想与鲁迅携手,可是一旦风声鹤唳,连忙缩头而毁约,致使这套原本至少要出十种的文学丛书,被拦腰截断,只剩下四种。其余六种之后虽有个别版本以另外面目出现,但留下的依然是无尽的遗憾。

本书介绍的鲁迅主编、编辑或参与出版的七套丛书中,几乎无一种在其封面、扉页和版权页上印有“鲁迅主编”的字样。“鲁迅编”的字样只在“未名丛刊——乌合丛书”的广告以及柔石译《浮士德与城》的封面上见到过。之所以如此安排,那是鲁迅“避免伤亡”的一种斗争策略,比如他同意参与编辑“科学艺术论丛书”之前,就一再声明不署主编之名。这样做的好处,是使其他参与丛书的作者得到了保护,著作能够比较安全地出版。反之,如明目张胆地署以主编之名,也许这七套丛书根本无法正常出版,近六十种的版本也可能被“消灭”,或只能留存极少一部分。从这个意义讲,鲁迅主编的文学丛书能够保存这么多,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!

让鲁迅在天之灵永远能够感受到这种幸运!

是为自序。

2016年4月3日于浦东犬圈斋

目录

未名丛刊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3 | 《小约翰》 / 49 |
| 《苦闷的象征》 / 11 | 《文学与革命》 / 56 |
| 《苏俄的文艺论战》 / 15 | 《黑假面人》 / 59 |
| 《出了象牙之塔》 / 18 | 《格里佛游记》 / 62 |
| 《往星中》 / 24 | 《烟袋》 / 65 |
| 《穷人》 / 27 | 《黄花集》 / 68 |
| 《十二个》 / 30 | 《不幸的一群》 / 71 |
| 《外套》 / 33 | 《第四十一》 / 75 |
| 《白茶》 / 36 | 《蠢货》 / 78 |
| 《争自由的波浪》 / 39 | 《罪与罚》 / 81 |
| 《工人绥惠略夫》 / 42 | 《拜伦时代的英国文学》 / 84 |
| 《一个青年的梦》 / 45 | |

乌合丛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89 | / 102 |
| 《呐喊》 / 91 | 《飘渺的梦及其他》 / 105 |
| 《故乡》 / 96 | 《彷徨》 / 108 |
| 《心的探险》 / 100 | 《卷施》 / 111 |
| 附文：高长虹给鲁迅及韦素园的信 | 《野草》 / 114 |

未名新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119 | 《冰块》 / 134 |
| 《君山》 / 122 | 《建塔者》 / 137 |
| 《朝花夕拾》 / 125 | 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 / 139 |
| 《地之子》 / 129 | 《近代文艺批评断片》 / 143 |
| 《影》 / 132 | 《坟》 / 145 |

科学的艺术论丛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153 | 《社会的作家论》 / 173 |
| 《新艺术论》 / 160 | 《文艺政策》 / 175 |
| 《艺术之社会的基础》 / 162 | 《唯物史观的文学论》 / 178 |
| 《艺术与社会生活》 / 165 | 《艺术社会学》 / 182 |
| 《文学评论》 / 168 | 《艺术论》 / 186 |
| 《文艺与批评》 / 170 | |

现代文艺丛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191 | 《铁甲列车 Nr. 14 - 69》 / 200 |
| 《浮士德与城》 / 195 | 《十月》 / 203 |
| 《静静的顿河》 / 198 | |

文艺连丛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207 | 《解放了的董吉诃德》 / 219 |
| 《不走正路的安得伦》 / 212 | 《萧伯纳在上海》 / 222 |
| 《坏孩子和别的小说八篇》 / 216 | |

奴隶丛书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小引 / 227 | 《八月的乡村》 / 237 |
| 《丰收》 / 231 | 《生死场》 / 241 |

附录一

鲁迅编选的“艺苑朝华” / 245

附录二

鲁迅所编文学丛书作者小传 / 267

附录三

鲁迅为所编文学丛书写序跋 / 283

附录四

编入文学丛书的鲁迅著译 / 311

附录五

“鲁迅后”文学版本辑萃 / 383

自跋 / 513

未名丛刊



在鲁迅先生编辑的现代文学丛书中，“未名丛刊”应该说是早期的几种之一。

关于未名社成立的经过，见到过不少“版本”，有全面讲述的，也有个人回忆式的，更有日记片言只语的，如从总体来审视，也许能窥探出它的全貌。

鲁迅曾在《忆韦素园君》中说：“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，一种是‘乌合丛书’，专收创作，一种是‘未名丛刊’，专收翻译，都由北新书局出版。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，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，所以‘未名丛刊’是特别冷落的。恰巧，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，便和小峰商量，要将‘未名丛刊’移出，由几个同人自办。小峰一口答应了，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。稿子是我们自己的，另筹了一笔印费，就算开始。因这丛书的名目，连社名也就叫了‘未名’——但并非‘没有名目’的意思，是‘还没有名目’的意思，恰如孩子的‘还未成丁’似的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》）

李霁野的回忆：“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，素园、青君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，他说起日本丸善书店，起始规模很小，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。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。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，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，于是